

上摇水摇石

—

“若看姑娘钓鱼台，待看风景燕子崖。”是流行在沂蒙山区的一句顺口溜。这钓鱼台不是北京专住“高干”的那个，而是沂蒙山区的一个不大的山庄。这顺口溜说的是钓鱼台的姑娘漂亮，一个赛一个；燕子崖的风景美丽，一处胜一处。

燕子崖离钓鱼台不远，但比钓鱼台有名。有名的原因，一是风景好，二是特产多，三是对革命贡献大。

且说风景好。这里是山就有崖，是崖就有洞，是洞就有水。有了这几样，那就不是一般的山青水秀、柳暗花明。你闭上眼睛随便想好了：悬崖峭壁上，巉岩嶙峋；洞穴通幽，瀑布倒挂；松在半空长，燕儿低处飞。外加崖下积水成潭，水漫成溪……那是什么景色？至于燕子崖村西的百丈崖，那更是堪称一绝。百丈崖上有一个洞叫织女洞。最是有名。——为什么叫织女洞，有很多传说，这些传说玄乎其玄，恐有考证癖的读者不相信，故不写它。与燕子崖一河之隔，花松掩映着一个不大的山村，叫牛郎官庄。两下一联系，就不由得使你产生许多遐想。这番说来，那“待看风景燕子崖”的顺口溜，不诳你吧？

燕子崖的特产很多，苹果、柿子、大红枣、花生、栗子、

大鸭梨，最有名的还算“秤星儿石榴”，城里人叫山楂或山里红。每当这玩艺儿快熟了的季节，你去看吧，一个个刚开始要当母亲的或仅仅有点先兆的少妇们，像馋嘴孩子似的，狼吞虎咽、山吞海吃。独生子女政策，使得她们的身子娇了，山里红贵了。

燕子崖村东有个黑虎泉，用黑虎泉水酿出的柿子酒、枣酒、山楂酒，格外醇香。山里人不会做广告，要是雇个相声演员或摩登女郎在电视上“吹吹”，准会让全国名牌色酒的厂家嫉羨不已。

这是吃的、喝的方面。人的方面呢？就数复员军人了。这地方当兵的出去得多，大学生考得少。这里很早就是解放区，全省稍微著名一点的战役，大都有燕子崖的人参加和牺牲，几乎家家都是军属或烈属，县民政局的优抚名单上，这里的人最多。

如此说来，燕子崖对革命的贡献，就不能算小吧？

更重要的是这里还出一种“奇”产——比特产还奇，叫“上水石”。

燕子崖南山整个的就是一块上水石，薄薄的一层沙土盖着，将土扒开，随便刨下一块，稍加修饰就可以做盆景。

但人们对这东西的价值发现得很晚。燕子崖的人都知道南山的石头净眼儿，不结实。人们在南山上造大寨田，用上水石垒地堰，不如用青石板垒得好。青石可以在上头凿出一条条的白线。这上水石参差不齐，怎么垒都很一般化，很难合大寨田的格。

离燕子崖不远的钓鱼台，有个县里面的政协委员。他家的院子里很早就有一块这玩艺儿，满身的青苔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树在上头盘根错节，四季长青，怪好看，但不知道有什么

用。在山里人的价值观里，好看的本身并不就是用处，就像漂亮的脸蛋儿不能顶工分一样。那时节，燕子崖的风景好是好，可穷啊！三根肠子空着两根半的人，跟很注意吃减肥食品的人，情趣不一样。这地方的人，革命的觉悟高，审美方面的雅兴差一些。

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里的人在将兴趣转向电视、沙发的同时，也开始对养花感起兴趣来了，城市的养花运动也冲击着深山里的燕子崖。不少人对此颇有感慨：如今的人侍弄花的劲儿，比干“正事儿”认真多了。但社会在进步，人们的雅兴在提高，当养花之风热闹过一阵儿之后，那些先前领导养花新潮流的人物又开始将兴趣转向了盆景。“燕子崖上水石厂”便应运而生了。

二

“燕子崖上水石厂”，说是叫“厂”，其实叫“场”更加贴切。厂房没有几间，设备没有多少，而且大都室外作业。但他们的牌子上这样写着，外人也就不去计较。

上水石厂的厂长叫严石，是个转业军人，很年轻。先前这职务是公社党委书记鲁大根兼职来着，但他当厂长期间，生意做得很一般化，而且第一把手兼厂长的先例很少，再加上年龄也不小了，也巴不得让个年轻人来干。他原先对严石的印象不错，指名提拔了这个“接班人”。但严石当了厂长，领导方式却不让他喜欢，他开始觉得这小子野心勃勃，有点抢班夺权的味道。

鲁大根资格很老，进步很慢，解放战争的时候就是区委书记，如今还是公社书记。这地方曾经住过野战医院，国民党重

点进攻山东那年，鲁大根刚当区委书记。敌人进了燕子崖，将群众赶到村西河滩上，逼问伤员藏到哪里去了。正当敌人严刑拷打几个老乡的时候，他从人堆里钻了出来：“我知道！”

他把敌人领上了百丈崖：“伤员藏在织女洞里！”

那帮坏蛋邀功心切，没认真考虑织女洞躲藏伤员的可能性，立时用绳子捆住鲁大根的腰，把他从上边往下送，两个坏蛋怕他跑了，还把绳头紧紧地缠在自己的手腕上。鲁大根下到织女洞口，站稳脚跟，把腰里绳扣儿松了，探出身子，一使劲儿，把两个坏蛋拽了下来。那俩敌人摔到崖下，身子还好好的，可一拿就碎了，跟高压锅蒸过似的。

鲁大根不识字，连小学的文凭也没有，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面，正确的执行得不得力，错误的执行得也不积极。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这里开始得最晚；给地富摘帽子，这里进行得也最慢；学大寨搞得很一般化，搞生产责任制也比别的公社晚一年。他的办公室里奖状很少，有几张是计划生育方面的，还有一面部队送的慰问老区人民的锦旗。

但他的威信很高。燕子崖还保留着过去那种老解放区的传统和习惯，对当过兵的，特别是打过仗、立过功的，特尊重。山里人“打江山、坐天下”的观念极深，只要打过江山，坐天下的水平差点儿，也能原谅。所以，尽管那些年燕子崖很穷，群众也没想到要怨他。他为人不错，光吃请，不受贿，在买东西上走点后门儿，在人事关系上不走。另外，因为他本人打过仗、摔死过敌人，他对复员军人很有感情。上水石厂成立的时候，绝大部分工人都是从他们当中招收的。这地方复员军人多，他这一手便很得人心。

鲁大根兼厂长，厂里只出半成品，加工很简单，上水石刨出来之后稍加修饰就出售，价格很低。鲁大根世面见的小，推

销上没有多少新道道；工农干部出身，贪财心也不重，想让他多要钱，他也没胆量。来买的也只是外地人，当地人觉得“山是我们的山，地是我们的地”，连很低的价钱也不肯出，晚上偷偷摸摸就去刨一块。这样一来，上水石厂的生意就做得很一般化了。另外，鲁大根的战友、熟人也多，今天这个捎信要，明天那个跑来拿，弄得厂里能发下工资去就不错了。

如果不是严石在那里领头儿起哄找碴子，工人们大概仍然不会想到要埋怨他什么。偏偏这小子花花点子多，要搞什么民主选举、经济责任制。而重要的是严石也打过仗、立过功，工人们都听他的。

严石军龄很短，但参加过中越边境反击战。打谅山的时候，班长牺牲了，他在火线上毛遂自荐当了班长，战后还给他记了三等功。这回民主选举，他又毛遂自荐当了厂长。选举会上，当他刚开始举手要当“毛遂”的时候，鲁大根连同工人们都愣怔了一下，可听完他的竞选演说之后，又禁不住为他鼓起掌来。这掌声使鲁大根的心里复杂了一小会儿，稍稍冷静之后，他觉得这小子除了有点儿小野心之外，别的方面还不错，想当就让他当去。

这么的，严石当了厂长。

三

严石有文化。参军前他上过高中，虽然那时候的高中也就那么回事儿，但他的档案里是这样写着。

他世面见得大。打仗到过中越边境不必说，他先前当兵的地方离北京就很近，他说话带点京味儿，爱把主语放到后边儿。“吃饭了，您哪？”“烧包，你是！”“五元，这个！”还把

“怪好”说成“忒棒”，把“明日”说成“赶明儿”等等，他说得挺顺口，听起来不别扭。

他很有特长，除了有那段光荣历史之外，还会画画儿，说“武老二”。这地方把快板书叫“武老二”。为什么叫“武老二”不好查考，但一提“武老二”就知道是快板书，就像一提“识字班”就知道是大姑娘一样。

他有点小野心。在他毛遂自荐之前，他就在心里以厂长的身份多次勾画过上水石厂的前景。他想得很具体、很美，不只是盆景生产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事业，还因为他每次的规划都不能不使他想到一个美的人。他把她和上水石厂联系在一起勾画。

她叫俞晓燕，是钓鱼台人，这时候在县外贸局工艺美术公司当会计。她的爸爸便是先前提到的那个钓鱼台的县政协委员。她的形象堪称“若看姑娘钓鱼台”的标准。怎么好看她怎么长，该苗条的地方就苗条，该丰满的地方便丰满；她的嗓子不错，歌唱得很甜，有彭丽媛的味儿。学生时代的俞晓燕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“长相好看，学习一般”。她的学习成绩平平，但并不是因为她懒惰、愚笨，只是因为她从小学开始便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。她跟严石是高中时的同学，一个唱歌儿，一个说“武老二”，是文艺宣传队的两根台柱子。

他们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恰恰恢复高考制度。严石没敢试，直接当了兵；俞晓燕考上了工艺美术学校。——这是她填的五个志愿中的最后一个。她填了几个大专院校之后，觉得把握不大，就随便填了这个。高中生考中专，是前几年“农转非”比较有把握的一招，结果就考上了。虽说不如考上大专院校神气，但小俞很自足，学习成绩平平，能考上这样的学校就算不错。毕业之后她便分到了现在的单位。

好多年之前，县一级就有外贸局了，而不管什么单位，一带个“外”字，那就很洋气。外贸局的楼很大，很高级，但它经营的业务却跟那座大楼很不协调，除了不用加工的土产和用玉米皮做的提兜之外，别的实在拿不出多少东西好外贸。俞晓燕当上了会计，专管验货付款。这工作很轻松，但她却有“无用武之地”之感。一次她遇见严石，就对他说：“你们就不能把上水石盆景搞得像回事儿一点，往国际市场上打打？”

他便受了她的启发。

严石当了厂长，他向她求援，另外多少也有点聘贤的意思：“我代表上水石厂，想请您来鄙厂当技术指导！”

“技术指导？真新鲜！我一个国家正式职工，到你们社办企业当技术员？”她有点拿架子。

“嘿嘿！临时借用一下，只要你来，你的工资我们包了，另外，奖金大大的！”

“刚当厂长就说大话，能不能搞好，还是回事儿呢！”

“说说条件吧，你！”

她一下认真起来：“这是我们职责范围内的事，用不着搞这一套，只要我们头头同意就行！”

“你总得让我们有所表示才行，要不，大伙儿也认为你不真心实意！”

她沉吟了一会儿：“好吧！我去旅游一趟，路费你给报！”

这条件很奇特，而且想到她旅游的可能原因，他心情很复杂：“去哪儿？”

“去苏州，去桂林！”

“都是好地方！是蜜月旅行？”

“去你的！我要蜜月旅行还没人陪呢！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亏你还是搞盆景的厂长！你知全国的盆景哪里最出名？”

“……很惭愧！”

“苏州，桂林，分别称苏派和桂派，我想去观摩一下。啧啧，要打进国际市场，拿一般化的东西怎么行？”

严石的心情一下轻松愉快起来：“好！就这么说定了，咱们！”

四

俞晓燕工艺美术学校毕业，原来基础就不错，通过观摩学习，请教名师，那就很容易出水平。她对两派兼收并蓄，汇两派之精华，求独家之创新，制出的盆景，既可以从中领略苏州园林的俏丽，又可以观赏桂林山水的奇异。而尤为明显的是，巉岩嶙峋、乳燕低飞，与青翠的小松树、精致的竹凉亭、古朴的小石桥相映成趣，把个严石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随口把它定名为“燕派盆景”。这名字很有含义，可以让人随便去理解，俞晓燕似猜到了点什么，脸上红了一下。

内行人看到过她制的盆景，无不叫绝，言说除了一对儿小燕子之外，“燕”派似更接近“桂派”，注重山水的奇异，而不太讲究树木的造型。这是对的，既突出了自己的特点，又非常的因地制宜。

这回厂子有点名副其实了，严石又招兵买马，扩大规模，搞了造型设计、盆景制作三个车间，外加两个采石和名松栽培队，像回事儿似的。俞晓燕也很有意思，搞设计，带徒弟，联系定户搞展销，忙得她不亦乐乎，但她觉得业务对口，放得开手脚，心情舒畅，干得带劲儿。

严石的气魄很大，买卖也越做越大，国内稍微有点名气的

宾馆、旅行社不必说，仅日本客商的订货，就够他们干两年。

为了制止社员乱采上水石料，他贴出了个布告，这布告的形式有点“武老二”的味道：

摇摇诸位老少听仔细，
社办工业要支持！
山是国家的山，
地是国家的地，
乱采石料要罚款，
三者利益都兼顾……

他打过仗，威信挺高，这布告很管用。另外，社员们看到不起眼儿的上水石料，一经加工就那么好，那么贵，也就不再偷偷摸摸地去糟蹋石料。

现在上水石厂的那些农民式的工人，或工人式的农民，开始用他们粗壮的手指雕凿玲珑精致的燕派盆景。竹子的小亭、滑石的小桥，栽到上水石上能活的各种名贵的小松树，在他们结满老茧的手下尽管显得不太协调，但他们干的很起劲儿。这种活儿很能陶冶人的性情，还培养出许多额外的闲情逸致。每当傍晚时分，织女洞下，牛郎河边，黑虎泉旁，便陆续出现了许多不亚于城市气派的时髦情侣。这里当然是恋人们幽会的理想所在，没人打扰，不用提心吊胆，但也很容易出点有伤大雅的小问题。

庄上有个喜欢晚上拿着手电出来拾粪的老复员军人，偶尔发现某些跟电影上差不多的镜头，情绪很复杂：风景确实不错，可年轻的时候没好好用……如今的年轻人，忒精！

五

俞晓燕有了用武之地，并且任之轻松、胜之愉快，有段时间竟忘记了自己是外贸局的人。她在钓鱼台的家里住，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百丈崖，看着这如诗似画的奇景，这如花似玉的姑娘就忍不住要唱几句。当她第一次唱出声来的时候，她蓦地意识到，原来自己有好久不唱了。这时候她觉得燕子崖的天更高了，燕子崖的景色更美了。她唱“清凌凌的水，蓝滢滢的天，小芹我洗衣来到了河边……”；她唱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……”净是词儿美的，调子欢快的，让人听了怪“那个”。

上水石厂的人都对她非常敬重，她没有国家正式职工的架子，不扭捏，不做作，苦也能吃、活也能干，土也能土、洋也会洋，玩也能玩、穿也会穿。她甚至实际上领导着燕子崖姑娘们衣着打扮的“新潮流”，厂里许多女孩子都在各方面模仿她，有时的模仿，常使她觉得好像在哈哈镜中看到自己一样，挺逗。

一切都像国营企业似的，甚至某些方面比他们还要实惠些。定额利润、计件工资，加班费、洗理费、超额奖，星期天。不冒黑烟，不淌污水，附近的社员也不讨厌。接着，有几对青年申请结婚，厂里开始征地盖宿舍楼、文化楼、服务楼，气魄大得不得了。上水石厂今非昔比，人们拿鲁大根跟严石比，鲁大根已是明显地相形见绌。当俞晓燕将听到的这些，跟严石谈起的时候，他有点“飘”了，还信口开河说道：“社会发展到今天，已经不是过去那种‘打江山，坐天下’的时代了。作为党的干部，思想上要有个认识。仔细考究起来，‘打

江山，坐天下’是沿袭了农民起义军的观念，把职务当成了战利品，论功行赏，按功排座次！你打过仗，立过功，就给你个官儿当，你有错误，群众也能原谅，可现在群众看你的是到底为他们做了什么好事。作为一个党的干部，首先应该是一个出色的管理员。好像周总理说过这话，对吗，您说？”

他一口一个“党的干部”，好像他就是党的正式干部似的。但除了他的口气大点儿之外，他说的道理还是对的，观点挺新，她很欣赏：“很好！”

“一般化吧！哎，星期天有事吗？你？”

她一下警觉起来，说：“干什么，你？”

“陪我到南山转转！”

“应该是你陪我！我是客人，你请来的！”

“我忘了！”

六

燕子崖南山是采石场的所在，山的那面一片松树林，地上长着青苔，很湿润，一不小心就能滑倒。严石和俞晓燕绕过来，找到一块石头坐着。他们谈到织女洞的传说，谈到“若看风景燕子崖，待看姑娘钓鱼台”的顺口溜。严石的审美情趣儿不低：“风景美，也要有美的人才显得协调，要是风景挺美，里面净是丑八怪，那就让人倒胃口！”

“但孙悟空、猪八戒他们，走的地方也很美，却没有人看了觉得不协调！”

“因为他们不失可爱，另外还有比他们更丑的妖怪！”

“你让我来是讨论审美问题的？谈这个我可以给你开专题讲座，我比你懂得多！”

“那是！我请你来是讨论上水石问题的。你看，上水石不是树上结的，结了摘，摘了还能结，采完了就没有了，你估计这座山能开采多少年？”

“原来是个数学问题！如果你要的是不精确的数字，我看起来起码一百年没问题！”

“那就好！我们这一辈子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有事干了！”

她注意到他说的“我们”，脸上红了一下，嗔怒地说：“谁跟你‘下一代’！”

“是总体的‘我们’，不是单指你和我。——哎，你干吗老是挑字眼儿？”

“因为我预感到你开始动坏心眼儿！”

他马上庄重地说：“放心好了！我还没有那个资格！”

她听了，心里反倒不舒服：“开句玩笑，何必当真呢！”

“本来就是这样！”

她一下子尴尬起来。

他突然狠狠地说：“这么好的地方，搞得这么穷，真是一群废物和笨蛋！要是我当了公社书记，我就把燕子崖搞成沂蒙山的小特区、旅游区、大花园儿！”

她为他的设想所振奋，也为他说话的口气吃了一惊，说：“怪不得人家说你有野心！当工人的时候想当厂长，当了厂长又想当公社书记！”

“如果不是为自己，野心越大越好！”

她也认真起来，说：“从前，虽然是同学，但对你并不真正了解，我学习很一般，你比我还差点儿。现在，倒是确实要对你刮目相看了！”

“多蒙抬举！”

“我家有块上水石，知道吗？”

“听说过！”

“我从小就喜欢它！它有很多道道儿；它有一种精神！”

“什么道道儿？”

“比方它是怎样把水吸上去的？”

“什么精神？”

“它把吸取的完全奉献！”

“精辟！——那么，你还走吗？”

“有不走的打算！就看厂长阁下欢迎不欢迎！”

严石忽然站了起来，脚下一滑，摔到了，说：“欢迎欢迎！真没想到你会屈尊……”

她“嗤”地笑了，说：“我也没想到你会屈尊给我下跪！”

七

机构改革。一号文件。商品生产。一九八四年的春节过后，燕子崖的政治生活中，发生了好几件大事。

机构一改革，鲁大根离了休。他接受了别人“离休之后不找点事干死得快”的教训，找到严石请求：“我到你厂里干点杂活行吧？不用你给补差，我是离休，工资拿百分之百！”

严石很感动：“您当我们的顾问吧！说实在的，从前没有您张罗，咱上水石厂怎会有今天的规模！特别咱厂的复员军人，心里一直想着您！”

“哪里话！还是你们干得好！不瞒你说，我偷偷买了一盆咱厂的盆景，可真好，看着就让人多活两年！”

他们都笑起来了。

再说俞晓燕在南山上让严石话赶话地激着，说是不回去了，可心里也不是一点遗憾都没有。不管怎么说，全民企业比

着社队企业也还是有许多吸引力。如今中央一号文件一传达，农村商品生产前途灿烂，她心里也踏实了许多，而且上水石厂还有许多产品以外的东西吸引着她。春节过后，她就痛痛快快地办了去薪留职手续，正式报了到。

再过些日子，当上水石厂第一次举行集体结婚典礼的时候，有人让严石介绍他把“国家正式职工”搞到手的经验，他大大咧咧地说：“上水石是好东西，除了它把吸取的完全奉献之外，它也可以充当某种媒介的！”

如此说来，上水石可真是个宝啦。

人摇印摇儿

摇摇冬天的阳光多么好！沐浴在冬天的阳光里，像被心爱的人抚摩着，又温暖、又柔和，也不扎眼，也不让人大汗淋漓。如果一定要山里人投票选举一年四季中的最佳阳光，那么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山里人，肯定会投冬天的阳光。

冬天的阳光对山里人格外重要。他们的家里又没有暖气，也没有烧煤的铁炉，房子还透风撒气，屋里比屋外还冷，这阳光便成了主要的取暖能源了。

沂蒙山有个诸家庄，诸家庄外有围墙。这围墙是国民党反动派吴化文修的。吴化文驻扎诸家庄，他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修围墙，建学校，盖屠宰场，在别的地方抢了东西受用不了，还分给庄上的老百姓。诸家庄的人对吴化文就恨得不是很厉害。

这地方的庄名很有意思。一个叫诸家庄，另一个叫葛家庄，再一个就叫诸葛。传说诸葛是诸葛亮的家乡，但不足为据。这地方的人喜欢把名人往自己那块儿拉，有影儿没影儿地造一些依据出来，其实那庄上没有一家姓诸葛的。“文革”初期，那庄上有个在公社供电站干亦工亦农的，倒是把自己的姓名改过一回，叫“诸葛新宇”，听起来跟姓欧阳差不多好听，但时间不长，他就不姓诸葛了，还仍然姓他的朱。

三个庄三足鼎立。吴化文抢杀掳掠，只抢葛家庄和诸葛以

远，偶尔也将那两个庄捎带一下。那两个庄及其以远，就对诸家庄恨得狠狠的，说那庄是“沂蒙山的小台湾”，“一窝汉奸国民党”，“没有一个好杂碎儿”；后来是“一窝地富反坏、牛鬼蛇神”；再往后就成了“要是庄上兴成立政协，那庄自己就能成立一个”。

诸家庄外的围墙只有半堵，在村东。吴化文没修完就开拔了。那围墙很高，从庄里看不怎么高，从庄外看就很高，——与地势有关。围墙外有一条路，路以外是沂河，河边的柳梢儿跟那条路差不多平，站在河滩上看，自然就很高。

那围墙很宽，上边儿能开一辆美国吉普；两边是一色的青砖砌成，中间再用土填平。

现在很少再有那种砖了。那砖很大，料很细，质很软，若是用一根指头摁在一个地方来回旋转，不一会儿就能钻出个小坑儿来，指头也不会觉得疼。

诸家庄很朝阳，太阳一出来就能照到全庄，最先照到的便是那半堵墙。

当太阳刚刚照到那半堵墙的上半截儿的时候，大名鼎鼎的田步之一瘸一拐地就来晒太阳了。他个子不高，身材瘦小，五官长得很集中，你说他五十岁也行，六十岁也像；一条腿是好好的，另一条腿却就不能打弯儿，永远是直戳戳的。他外号叫“恬不知耻。”

说他大名鼎鼎，你还甭不服气，一说你就能知道。先前有个样板戏叫《红嫂》不是？后来改名叫《红云岗》的？红嫂出在俺沂蒙山你也不怀疑吧？她乳汁救伤员，还为亲人熬鸡汤什么的？红嫂的家就是诸葛，她救的那个伤员就是他！那位要说了，那个伤员伤好之后不是追赶队伍去了吗，怎么还在这里？那是戏呀！凡事一上了戏就不好研究了，更甭说还“三

突出”什么的了。戏里他还是排长哩！人模人样的还怪英俊哩！舞舞扎扎的还怪潇洒哩！其实他一个字不识，关于他负伤的那一仗是怎么打的也稀里糊涂，还不如历史反革命胡尧才知道的多；他连个班长也没当上，小头小脸儿的不英俊，个子不高也潇洒不到哪里去。

那时节，八路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搞运动战什么的，他一条腿的膝盖那地方碎了一块儿，“伤筋动骨一百天，”待他伤养得差不多的时候，队伍早不知运动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其实他就是追赶上队伍也不好办，他一瘸一拐地怎么打运动战？他就在红嫂那庄上落了户。

沂蒙山像他这种情况的多了，你也无须大惊小怪。

沂蒙山解放，人民政府动员这帮人出来工作，弄个乡长或民政助理的干干，当然也动员过他，不想他还牛皮闪闪、熊头八脑：“工作？工作个锤子^①？老子南征北战好不容易在这块儿落了户，连几天安生日子也不让老子过呀！日你个先人！”

他是四川人。

往后，他年龄不小了，在诸葛找不着对象，红嫂托人在诸家庄给他介绍了一个，他便来诸家庄当了上门女婿。

诸家庄阶级状况复杂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，国民党倒有好几个。他当然就是共产党员，可他思想成问题，经常说落后话，对三面红旗也有点小看法；他还跟历史反革命胡尧才打得火热，说是“最佩服的就是他”；加之他牛皮闪闪，对上边儿来的脱产干部也不尊重，又长期不过组织生活，“文化革命”一深入，就让上边儿派来的脱产大队革委会主任，原在公社供电站干过亦工亦农的那个诸葛新宇给吐了故。

① 四川方言骂人的话。